姜欣的朋友圈

编者按：微信朋友圈里包罗万象，已成为我们很多人了解朋友、了解社会的重要窗口。今天，我们给您介绍一个朋友的“朋友圈”——它的作者叫姜欣，是湖南省妇联主席，更是湖南许许多多女性的朋友。在她的朋友圈文艺抒情的文图中，您可读出一位高知女性的家国情怀、工作热情以及品质生活，更重要的是，您可从她不一样的女性视角里，感受到不一样的人生智慧。

回“味”吐鲁番

湖南省妇联
党组书记、主席
姜欣

扫一扫，看更多
姜欣朋友圈内容

今天是穆斯林最盛大的节日——古尔邦节。我在援疆时，也会沾上古尔邦节的光，放假三天。不过，放假的那三天，我们是必须去维吾尔族老乡家拜节的，一如我们汉族人的春节时，老乡们会来给我们拜年。

摄影／广州老李

至今想起来，过古尔邦节给我印象最深的竟然是“吃”。从早上吃到晚上，吃得肚子溜圆，醉得一塌糊涂。

我当时住在市委领导家属楼里，我的对面是市委常委玉买尔江家。玉买尔江曾经在湖南省教育厅挂职副厅长一年，对湖南人特别有感情。我会在古尔邦节的第一天早上到他家拜节，玉买尔江总是亲自下厨，羊肉、馕、撒子、各种水果摆满一桌，羊肉是必须要吃一大块的，酒也是必须要喝的。不吃肉不喝酒，拜节的心意就没到，维吾尔族老乡会不高兴。

从玉买尔江家出来，我们还要走访好几家。盘腿坐在老乡的炕上，边吃肉喝酒，边看他们弹起民族乐器，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，下至刚走路的孩子，都会随着音乐节奏跳起欢快的舞蹈。

在新疆，我吃到了这半生里最美味的食品。

在吐鲁番，我最发愁的是水果太多，我一个人吃不完，只能把水果榨成汁，那些葡萄汁、桑椹汁、草莓汁、甜瓜汁，甜蜜了我三年多的援疆旅程。

吐鲁番除了葡萄，还有葡萄酒。我是一个不会品酒的人，却一直记得有一种叫“柔丁香”的葡萄酒。“柔丁香”本来是一个葡萄的品种，因为产量极低而很是珍贵。用这种葡萄酿制出来的白葡萄酒，有着如月光般迷人的金黄透亮的色泽，轻啜一口，能感觉到茉莉花香、天竺葵香、蜂蜜香和橡木桶的香味。

还有桑椹。吐鲁番的桑椹漫天遍野，随意走到一个维吾尔族老乡的院子里，老乡们会拿出一根长棍和一个大布单，用长棍在硕果累累的桑树上一捣，桑椹纷纷落在铺在树下的布单子上，用盘子装好就可以直接吃了。跟所有吐鲁番的水果一样，吃一口，唇齿间刹那就充盈着甜到肺腑的幸福味道。

外地人对新疆的馕饼印象很深，可惜旅游者往往只能吃到又冷又硬的馕。只有生活在那里，守在老乡的馕坑边上，等着新鲜热乎的馕出炉，那一股麦子香，那一种热乎乎、脆生生的味道，真是人生至美啊！

还有那里的新鲜牛奶。维吾尔族老乡会把家里刚挤出来的鲜奶装成一桶摆在街头。我下班时会买上一碗，回家煮开了喝，那个醇厚甘甜啊……回到湖南，看到家里人用奶粉冲着喝，忍不住叹气：我再也喝不到那么新鲜醇厚的牛奶了……

有句话说，越是接近自然的地方，越有与众不同的艺术；越是边远之地，越有别样的美食。在吐鲁番的那几年，那些流金淌蜜的瓜果，那只用清水煮过就美味非凡的羊肉，那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新鲜牛奶和酸奶，那散发着麦子、玉米、高粱等作物醇厚芳香的馕饼，都让我念念不忘，让我常常分不清那是幸福的味道还是对生活肃然起敬的感觉。

记得有一首歌叫《往事只能回味》，这首歌的旋律很美。

但是，往事又岂是只能回味这么简单呢。

（摘自8月11日姜欣的微信朋友圈）

女人词典

没错，古代喊“卿”就是喊“亲”

邓魏

今日女报社助理总编辑。爱好广泛，但求“胸中有墨，脑子无水”，目前常用男人笔墨写女性文章。

扫一扫，
看《女人词典》专栏

前不久，李现、杨紫领衔主演的电视剧《亲爱的热爱的》热播，这“亲爱的”又成了热词。

“亲爱的”多用于欧美国家，英文是“darling”或“dear”，表示对别人的尊重。但在中国，它多用于夫妻情人之间的亲切昵称。不过，有时“亲爱的”压根就没啥亲昵意思，就是打个招呼——“你好”！

一句“亲爱的”，在某些情况下固然让人备感亲切，但在短信中突然收到或者在街道上偶然听到，难免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
我曾经在《今日女报》上编发了一篇报道，题目是《“亲爱的”让一人丧命一人遭诬》。

报道说，2009年6月9日，长沙市岳麓区38岁的谢某绝望喝下毒药致死。悲剧的导火线竟是一个姐妹给她发了一条短信：“亲爱的，你何时来上班呀？”结果丈夫看到了这信息，怀疑妻子在外面有“亲爱的”，便把隔壁邻居当做“隔壁老王”狂殴了一顿。

可见，“亲爱的”可不能随便叫，只有亲的、爱的才能称之为“亲爱的”！

后来，“亲爱的”慢慢变了，轻装上阵成了“亲”。记得在八九年前，“亲爱的”和“亲”都是表达亲切感的一对姐妹花词汇，只不过一个在商场吃香，一个在网店火爆——实体店的“柜姐”喜欢叫“亲爱的”，网店的掌柜喜欢叫“亲”。

后来，叫“亲”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叫“亲爱的”的人慢慢少了，似乎这是网络经济风头盖过实体经济风光的表现。

为什么“亲”会在网络上大行其道呢？首先是为了讨好顾客，让人感觉这话里的澎湃热情；其次是分不清电脑屏幕对面的那个人是男是女，总之一个“亲”，不必在意性别和身份。

说白了，一声“亲”或者“亲爱的”，是现代人在社交世界里的圆滑与狡黠。越高度发达的社交社会，越会诞生出变化莫测的社交讨好词汇。换句话说，“亲爱的”和“亲”的走红，正是女性社交的进步。

而在古代，女人相夫教子，远离社交。古籍中也没见过“亲爱的”的有关记载。

对于“亲”的记载倒是比比皆是。可“亲”有没有被当做人物称呼呢？当然有！

我们读王维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这个“亲”可不是“亲爱的”的省称，也不是泛指“亲人”，应该是指“父母”。

沈祖棻在《唐人七绝诗浅释》里指出：“在古代汉语中，‘亲’字单用时，往往偏指父母。”

再比如我们最常见的“双亲”一词，说的可不是“一双‘亲爱的’”，而是指“父亲母亲”。

现在，有些人家的神龛前还供着一个牌位，上写“天地君亲师”五个大字，这个“亲”也是指父母。

既然“亲”被用来称谓“父母”，那么现代人用“亲”来称呼顾客，正好歪打正着，不可不妙——外国人把顾客奉为上帝，咱中国人则把顾客当作“衣食父母”，这“亲”用得富贵气，更是用得接地气。

古人称呼“亲”是指“爸妈”，那古人要是想来点亲热的，该怎么叫唤呢？古人叫“卿”。

“卿”原来是官位名，后来成为男子美称，再后来成为帝君对大臣的称呼，最后成为女子美称，基本接近了现在的“亲”。

至于“卿”当作“亲”的用法，最著名的一句是“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”，这句由活佛仓央嘉措创作的情诗，说尽了大千世界里情爱的无边无奈。

在《世说新语·惑溺第三十五》里：王安丰的老婆常用“卿”来称呼安丰。安丰说：“妇人卿婿，于礼为不敬，后勿复尔。”妇说：“亲卿爱卿，是以卿卿。我不卿卿，谁当卿卿？”

安丰老婆的意思是说：“亲你爱你，用卿称呼你。如果我不用卿称呼你，谁还能用卿称呼你？”这就是“卿卿我我”的来源。

这“亲卿爱卿”，算不算得上是“亲爱的”的中国鼻祖呢？

“卿”古义“两人对食为卿”。我们不难发现，“卿”的字神似两个相对席地而坐的人，面对瓦罐之类的食器就餐。

看来，古人套近乎，可不是在做买卖的时候，而在吃喝的时候。可见，中国不愧是饮食大国啊！